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下·

丁匡華

叁 毛澤東、林彪、劉少奇潛力之

分析

當前共匪領導階層的權力鬥爭，一直是以毛匪澤東、林彪、劉少奇三人爲中心，因之，這一權力鬥爭的未來發展，究將誰勝誰負，而其相互之間是否可能產生新的變化，我們必須先從彼等三人的潛勢力分析研究，進而加以判斷，方能得到正確答案。

一、毛匪澤東的潛力

自共匪竊據大陸以來，毛澤東會長時期總攬匪偽黨政軍全權，但從一九五九年起，匪偽政、軍乃分別由劉少奇、林彪掌理，毛匪本人則專任匪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以迄於今。毛匪今天對匪政軍固仍有其重大影響力，然其領導中心乃在匪黨，因之，檢討毛匪的潛力，自應從毛匪在匪黨的威信、對匪黨的領導和其對匪黨的控制三方面加以分析：

先從毛匪在匪黨的威信說起。事實證明，毛匪的威信從一九六一年開始，已是每况愈下。匪黨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從一九六一年十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所撰一百五十三篇刊於「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和僞北京副市長吳晗、匪黨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匪黨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從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以「吳南星」筆名合撰六十七篇刊於北京「前線」雜誌的「三家村札記」，都是借古諷今，直接射影攻擊毛匪，咒罵他是「暴君」、「專橫暴戾」，以致「怨聲載道、人人咒罵當今」，又是「常常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看不起羣衆，不管什麼事情，總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圖出奇制勝」；嘲笑毛匪的「東風壓倒西風」的論點，是「偉大的空話」、是「陳腔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

濫調」；「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點，是「口出大言」；「口稱不怕鬼，而實際是怕鬼怕得要死的人」；一味「想作霸王，到處樹敵，多麼不得人心」（以上俱見「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匪黨反毛的高級幹部如此敢於咒罵攻擊毛匪，毛匪還有什麼威信可言。其次，從共匪鬥爭「三家村」的資料中，我們所看到的，毛匪的威信更是一落千丈。一九六六年匪「紅旗」雜誌第九期揭露：反毛份子「一聽到毛澤東思想，就反對、就咒罵、就暴跳如雷」；反毛份子對聽毛匪的指示辦事的羣衆和幹部進行壓制和打擊，並且「公然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匪「人民日報」社論揭露：「你們（指反毛份子）叫嚷什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說穿了，就是要反毛澤東思想，就是要以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代替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由此可見毛匪思想的靈藥不僅完全失驗，到處受人反對仇視，就是連毛匪的「指示」亦受抗拒，那班反毛份子，根本早已不把毛匪放在眼裏，毛匪的威信完全掃地，實是無可諱言。

次言毛匪對匪黨的領導，單從這次共匪「文化大革命」加以推論，即可概見毛匪業已完全喪失領導地位。我們知道：匪黨歷次整風，都是由上而下，都是先由匪黨中央舉行一次重要會議，決定原則，然後按照原則指示的目標方向執行。但這次却是大爲反常，乃是從下而上，不是由匪黨中央發動，而是從省、市區地方開始；不是憑藉匪黨中央的組織力量，而是採取羣衆路線。而且毛匪澤東身爲匪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則不敢在匪偽中央政權所在地的北平發動，却要遠走高飛、匿居滬杭，等待機會。他不敢正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祇是暗中運用輿論從事煽動。他不敢直接指名整肅反毛份子，祇是間接叫羣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凡此種種，俱與毛匪一向好大喜功、急謀冒進的所作所爲，完全不同。今天毛匪面對現實低頭，雖係迫不得已，實亦非常可悲，假如毛匪不是對匪黨已經喪失領導地位，必

不會自貶身價一至此極。

再言毛匪對匪黨的組織控制，以這次匪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其組織「紅衛兵」造反為例，正反映毛匪現已毫無力量控制匪黨組織。須知，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匪黨在北平召開的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乃是毛匪在林彪槍桿子捍衛下所達成的，并非出自毛匪本身對黨的組織控制。按照匪黨黨章規定，匪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半年舉行一次，但這次全會距一九六二年九月舉行的匪黨八屆十中全會相隔四年，匪黨不能依照規定時間舉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已屬反常，而這次會議雖則名為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實際出席中委祇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陳毅、賀龍、李先念、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薄一波、李雪峰、謝富治、劉寧一、蕭華、吳玉章、蔡暢、徐特立、鄧穎超、廖承志、林楓、張鼎丞、蕭勁光、粟裕、王維舟、鄧子恢、張雲逸、胡喬木、張際春、伍修權、錢瑛、陳少敏、許光遠、王震、趙爾陸、安子文、呂正操、王樹聲等四十六人，缺席的則有：陸定一、羅瑞卿、劉伯承、彭德懷、聶榮臻、彭真、烏蘭夫、黃克誠、滕代遠、譚政、王首道、楊尚崑、宋任窮、劉曉、李維漢、王稼祥、葉季壯、劉瀾濤、舒同、程子華、陳郁、劉長勝、蕭克、王從吾、鄧華、馬明方、張聞天、李葆華、曾山、林鐵、徐海東、胡耀邦、歐陽山、習仲勛、劉格平、賈拓夫、李立三、李井泉、吳芝圃、會希聖、陳紹禹、楊獻珍等四十三人之多。就是候補中委出席的也祇有三十三人，缺席的則多達五十七人（上述統計數字係根據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日本世界週報所刊「毛劉鬥爭第一階段終結」一文），故實質上距匪黨中央委員會全部人數相差遠甚，一個中央委員會竟有少半數委員未能參加，誠為匪黨過去多年歷次大會罕有的現象。這些將近半數的中央委員不出席匪黨中央全會，固屬涉及匪黨內部派系之爭，但匪黨組織力量之脆弱，實亦至此暴露無遺。其次，毛匪在這種嚴重情況之下，捨棄原有匪黨的組織力量不加以利用，而却在共青團和少年先鋒隊之外，另起爐灶，組織「紅衛兵」造反，尤其是反映了匪黨一千七百多萬黨員及共青團三千五百多萬團員和一億左右的少年先鋒隊與兒童團員，業已完全蜕化變質，形成癱瘓。

二、林彪的潛力

僑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林彪在這次共匪高階層的權力鬥爭中，一直扮演主角。過去一年，林匪以軍事力量支持毛匪發動「文化大革命」，協助毛匪改組匪黨中央政治局、重新掌握黨權，使其地位大為提高，由原來第六位躍升第二位，成為匪黨唯一副主席、毛匪最親密的戰友、毛匪的繼承人，殊為舉世矚目之新聞人物。然而林彪究竟在匪軍中潛力如何，能否控制全部匪軍，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茲特根據事實加以分析：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匪軍內部的軍事思想和軍事路線的派系鬥爭，長久以來，匪軍內部就有兩大派系，一是以毛匪澤東為首，一是由彭德懷領導。毛匪的軍事思想是所謂人民戰爭思想，堅持傳統的戰略戰術，即是在政治方面，包括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制度、三大民主、軍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羣衆路線等；在軍事方面，包括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地道戰、地雷戰、爆破戰、坑道戰、破交戰等。彭匪所標榜的是「現代化軍事思想」，主張無條件吸收蘇俄軍事制度及其建軍經驗，建立現代化軍隊，趕上時代，以適應對付現代核子戰爭需要。兩派爭執積不相容，後來毛匪雖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匪黨八屆八中全會以「反黨集團」罪名將彭德懷予以整肅，但彭匪這一建立現代化軍隊的軍事思想，仍然在匪軍中普遍滋長，林彪繼彭德懷接任僑國防部長後，以「突出政治」作為擁護「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武器（按林匪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會稱：「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軍隊的建設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重的從政治上建軍，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并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假借所謂抗戰勝利二十週年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強調「人民戰爭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進一步發展了建設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誇大宣揚毛匪的軍事思想路線。然而今天匪軍內部的彭匪所揭舉的「資產階級的建軍思想、建軍路線」（羅瑞卿是走彭匪路線），與林彪所代表的「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建軍路線」，仍然是成為兩大壁壘，形成對立。何況匪軍內部持有「軍事就是政治」、「軍事政治同時重要」、「軍事政治要輪流突出」觀點，與毛匪的「軍事是局部、政治是全局」、「政治統率軍事，軍事服從政治」，迄無法取得統一，因此，可以說林彪可

以撤換彭系的軍中高級將領，但却不能拔除早在軍中生根的彭匪現代化軍事思想，在這樣嚴重情況之下，如謂林匪能够完全控制匪軍，自屬無法成立。

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匪軍內部的心理因素和矛盾因素。就事實上看來，今天毛、林兩匪重新大倡「人民戰爭」，原想是使「毛澤東思想」和「人民戰爭結合」，創造一顆「精神原子彈」，使其由戰術階段推進到戰略階段，由國內叛變推進到「世界革命」，但結果却是適得其反。目前大多數匪軍幹部認為：它們由打游擊開場，最終又將淪落到打游擊收場，將匪軍的建軍路線拉回到落草時代的老路，不能不使其發生悲觀，甚至畏戰怕戰，此為其基本的一面。在「突出政治」上，他們察覺「幹一輩子革命，就要學習一輩子毛澤東著作，改造一輩子思想」，到頭來還是革自己的命。同時，他們認為匪軍軍銜制度，早就成為匪軍官兵「立功」的獎勵唯一武器，也是他們為毛匪拚命所獲取的主要目標，現在林匪為着創造「革命化」條件，斷然將其廢除，能不使其為之心灰氣餒。加上所謂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提出之後，許多新進幹部，只要是學習毛著「積極份子」，就會擢升到很高地位，原來的老幹部有的成為新幹部的部下，有的退為後備役，老幹部與新幹部之間，老兵與新兵之間，亦造成了「革命」和「不革命」意識形態上互不相容，矛盾百出。凡此種種，匪軍幹部統都對林彪不滿，使林匪成為眼中之釘。在這樣匪軍心理因素和矛盾因素嚴重情勢之下，林彪還能担保匪軍不「造反」嗎？任何人知道這是決非可能。

匪軍內部的基本危機已如上述，回頭我們再看林匪在匪軍中的軍事力量的實際情況吧！匪軍現分十個「一級軍區」，屬於林彪嫡系的祇有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朱良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王任重）、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政委陶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政委唐亮）、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政委葉飛）、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譚啓龍）、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政委宋任窮、陳匪雖非林匪嫡系，出身二野，但近年與林匪勾結甚深，十一中全會期內陳匪會參與林匪集團密談），其中福州軍區政委葉飛已有反林現象。其他蘭州軍區、成都軍區、昆明軍區則非林匪系統。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庭、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均係二野老幹部，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則出身一野。同時成都軍區政委李井泉、蘭州軍區政委劉瀾濤、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按以上各頭目，最近均被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

「紅衛兵」貼大字報攻擊鬥爭）又均係劉少奇鄧小平嫡系，目前彼等雖保持緘默，但一旦林彪欲以軍隊鎮壓劉鄧地方勢力，彼等是否聽林彪指揮，抑或對林倒戈相向，則是大成疑問。加上內蒙軍區司令員烏蘭夫、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亦已公開反對毛林，根據一九六六年底南斯拉夫「標準報」報導：王恩茂會在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劉鬥爭緊張關頭之際，派遣一師部隊開入陝西支持劉匪少奇。最近據傳王匪所統率的八師匪軍，已有七師起而反毛，同時又傳匪軍元老賀龍在四川宣佈反毛。以上是屬於陸軍方面，我們再看空軍，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中央社合衆國際電稱：「據北平電台廣播稱：匪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按蕭華最近已被鬥爭）在匪空軍政治部人員會議上呼籲空軍在目前匪僅權力鬥爭中全力支持林彪，不難想見，目前匪空軍必是已有反林動象，否則蕭華不會無中生有，作此公開呼籲的。又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美聯社東京電引述日本放送協會記者報導：謂在大字報中，江青曾列舉前匪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已死）及現在匪空軍官校校長劉振等均反動份子。我們再看匪海軍，自匪海軍司令員蕭勁光以下北海艦隊、東海艦隊、南海艦隊各隊司令，均與林彪關係不深，根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美聯社東京電引述日本放送協會記者報導：匪軍中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攻擊匪軍政委蘇振華是賀龍企圖發動一次政變中的主要陰謀家，賀龍會應允蘇匪，如果政變成功，將昇昇匪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其酬庸。因此，徐匪呼籲海軍必須將蘇振華推翻。其次關於匪偽軍事學校學院方面，最近亦已發現犯有偏差。據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社布達佩斯美聯電稱：「匈牙利通訊社今天報導，中共紅衛兵激烈攻擊中共軍事機構，他們在北平各地張貼的大字報，要求堅決揭露軍事學校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第二軍醫學院學生的標語，更顯然是指匪黨軍事委員會說：『反對軍事委員會就是反對毛澤東本人』。匈牙利通訊社分析這些標語，顯然是說明匪偽軍事學校與匪黨軍事委員會間發生爭論」。又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匪新華社公開透露，謂許多共匪軍事院校的負責幹部都是反毛林份子，反對共匪的「文化大革命」，新華社稱：「在開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軍隊內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耍了許多陰謀。他們到處散佈『軍隊院校特殊』等論調，規定了許多條條框框，不准羣衆起來革命」。由此可見匪軍事院校與毛、林兩匪所領導的匪黨軍事委員會亦已發生裂痕，這無異說明他

們反對林彪，因為匪黨軍事委員會，實際由林匪控制。

三、劉匪少奇的潛力

在這次共匪內部權力鬥爭中，劉匪少奇一直是毛澤東和林彪清算鬥爭的主要對象，自從彭真遭受整肅以後，劉匪一直是遭受攻擊的中心人物，被毛林的「紅衛兵」指斥其為「中國的黑魯曉夫」；是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崑「四家村反黨集團」的幕後主使人；是反毛澤東路線的領導者；是反革命的第一號罪犯。劉匪在毛林集團鬥爭之下，先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遭受降級處分，除取消其匪黨副主席頭銜外，並將其由原來排名第二位降至第八位。繼於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匪黨中央一次會議上被迫「自我批評」，再於同年十二月被迫作第二次「自我批評」，同時并由毛匪之妻江青唆使北平四院校「紅衛兵」張貼大字報，列舉劉匪十大罪狀，旋於同年暮江青更領導紅衛兵在北平工人體育場舉行十萬羣衆大會，對劉匪公開進行鬥爭。因此劉少奇目前處境確是十分不利，然而劉匪的潛力究竟如何，同時劉匪面對毛林的清算，究竟採取何種對策，這正是今天舉世最爲關心的一個問題。

我們先從劉匪的潛力加以分析：劉少奇自從一九四五年匪黨七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匪黨中央副主席，翌（一九四六）年出任匪黨中央組織部長以來，長時期從事匪黨實際組織工作，經其多年來之部署，今天匪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幹部，可說完全是出於劉匪一手所培育，現時匪黨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峯、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均爲劉匪親信嫡系。因之，劉匪在匪黨內部力量根深蒂固，決非毛林兩匪於一朝一夕之間所能剪除。

在軍隊方面，劉匪潛力雖然不及毛林兩匪，但在某些方面，劉匪亦還是具有影響力量。須知匪軍原分「一野」、「二野」、「三野」、「四野」等四大系統，除「四野」屬林彪嫡系，潛力遠超其他三個系統外，但「一野」、「二野」、「三野」還有其影響力量。彭德懷的「一野」系統，自彭匪爲林彪打垮，其部屬對林匪非常不滿，多年來是在劉少奇庇護之下生存，劉伯承的「二野」系統，劉匪多年遭受冷落，其部屬對林彪遷恨，寧願投劉少奇而不投林彪，殆爲必然趨勢。陳毅的「三野」系統，是由新四軍擴編而成，

目前陳毅雖改任外交工作，與「三野」脫節，但劉少奇原是新四軍的政委，自然有其歷史關係，「三野」部屬親近劉匪少奇自屬順理成章。即以目前匪僞的一級軍區而言，劉少奇的嫡系幹部，分充各該軍區政委，亦是具有控制力量，如劉瀾濤任蘭州軍區政委、李井泉任成都軍區政委，一旦有事，渠等自可領導該兩軍區軍隊出而助劉少奇以抗林彪。

不僅如此，根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美聯社東京報導：謂由匪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編的匪黨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一期上，亦曾公開宣佈劉少奇已經組成一支他私人的軍隊，用以保護「資產階級獨裁」。該刊雖沒有說明這支軍隊的詳情，也沒有說明它在實質上是否屬於軍事性、準軍事性抑或祇是一種單純政治性的勢力，但它透露劉少奇和他的部屬，曾囚禁幾個擁毛份子的消息，則已證實了劉少奇手下是有一支武裝的或未武裝的鎮反力量。「紅旗」爲匪黨中央機關刊物，代表匪黨中央和毛澤東發言，這一宣露，證明劉少奇業已取得某些匪軍將領擁護，殆已完全屬於事實，毫無疑問。

再其次，說到匪僞政權以及羣衆力量。劉匪少奇今天是非僞政權主席，雖說大權旁落，但仍有其偶像地位。劉匪以搞匪黨組織起家，但實是以搞工運學運而發跡，劉匪長久担任過僞「全國總工會」主席，其後幾任主席，也是劉少奇提拔出來的。戰前劉少奇在華北搞的學運有聲有色，因此目前的共匪青運、學運幹部也淵源於劉少奇。毛林集團今天陷於工人罷工、停電及工人反抗重圍之下，劉匪少奇在工人羣衆中潛力之龐大，由此可想而知。

事實上，劉少奇今天在匪黨、政、軍、經各個部門，潛勢實是非常強大，不容忽視，毛林集團亦是公開加以承認，此由北平「井崗山」、「東方紅戰鬥隊」紅衛兵所張貼的大字報上具體反映出來。

據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報導：北平市上貼出之壁報中，有「井崗山」及「東方紅戰鬥隊」兩種，刊出劉少奇派人物系統圖，其中以時間劃分爲四個時期：

「一、劉少奇於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時，任匪黨北方局書記時期所造成之

人事系統：

晉察冀邊區：彭真（匪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劉瀾濤（匪黨西北局第一書記）、楊秀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蔣南翔（前清華大學

校長)、黃澈(前偽第一機械工業部長)。

晉綏邊區：林楓(匪中央高級黨校校長)、烏蘭夫(匪黨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李雪峯(匪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一九六一年匪黨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李青玉(一九六〇年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院長)。

東北邊區：歐陽欽(一九六〇年匪黨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

晉冀魯豫邊區：鄧小平(匪黨中委會總書記)、薄一波(偽國務院副總理)。

陝甘寧邊區：習仲勳(偽國務院副總理)、閻紅彥(一九六一年匪黨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王林(一九六〇年匪黨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匪黨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賀龍(偽國務院副總理)、楊尚崑(匪黨書記處候補書記)、譚政(前偽國防部副部長)。

一二、劉少奇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在任匪華中局書記時代所造成之人事系統：

鄧子恢(偽國務院副總理)、黃克誠(一九六一年任匪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被免職)、周小舟(曾任匪黨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被免職)、饒漱石(曾任匪黨組織部長、以反黨集團頭目罪名被整肅)、陳少敏(李先念之妻、曾任偽總工會副主席、被免職)、舒同(匪黨陝西省委書記、被免職)。

一三、一九四七年三月，匪軍自延安撤退後，當毛澤東與周恩來等滯留陝甘邊區時，劉少奇、陳雲與彭真，以劉少奇為首曾組織匪黨「中央工作委員會」，繼續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在此時期，劉少奇曾派彭真等到東北地區。一九四八年林彪率領部隊自東北南下後，劉少奇即大事安排人事，以為竊據大陸後之基礎。如：華北局書記劉瀾濤、西南局書記鄧小平、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東北局書記高崗、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均為劉派人物。

一四、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之間，劉少奇任匪偽政權主席及匪黨中央副主席、匪偽國防委員會主席，在鄧小平與陳雲支持下，劉少奇濫用職權，奪得黨權後所造成之人事系統如下：

匪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鄧小平、彭真、陸定一、楊尚崑、羅瑞卿。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

匪黨北京市委會：彭真、劉仁、鄧拓。

匪「人民解放軍」：羅瑞卿(在劉、鄧及陳雲支持下，任匪軍總參謀長)。

匪最高人民法院：楊秀峯(代理謝覺哉、成為院長)。

匪共青團：胡耀邦、胡啓立、胡剋黃、王偉。

匪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楊獻珍。

匪西北大本營：劉瀾濤、楊植霖、汪鋒。」

肆 共匪內部權力鬥爭的新趨向

最近一月以來，共匪內部的權力鬥爭，由於毛匪澤東不斷採取種種新的措施，顯然是發生重大變化，不僅鬥爭本質益趨錯綜複雜，而且問題較之過去尤為嚴重。

(一)毛匪澤東在人事方面，曾作下述各種安排：

第一、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得發紫、一步登天，由匪黨一名中央委員遽然陞任匪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兼中央宣傳部長掌握匪黨宣傳文化戰線，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列居第四之紅朝新貴陶鑄，最近突被紅衛兵鬥爭，謂其走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毛路線，將其公審，并予遊街示衆。

第二、林彪另一得力助手，匪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最近亦被毛妻江青和陳伯達指名攻擊，謂其曾使「無產階級軍隊」轉變而為「中產階級軍隊」，對其展開鬥爭。

第三、毛匪澈底改革匪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將該組副組長王任重(匪黨中南局第一書記)、副組長劉志堅(匪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職務予以解除。

第四、毛匪澈底改革匪軍文化革命小組，解除原任組長劉志堅職務，委由徐匪向前接替，并派其妻江青出任該一小組顧問。

第五、擢升徐匪向前、聶匪榮臻、葉匪劍英為匪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二)毛匪澤東在政策路線方面，採取下述各項行動：

第一、毛匪最近在匪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中，曾就過去匪黨中央常務委員

會分爲第一線和第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居於第一線，其本人退於第二線加以說明，謂此一分工，係由其本人所同意（見中央社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東京專電）。同時毛匪在那次會議中指出劉少奇鄧小平雖犯了錯誤，他要負部份責任。此外，毛匪還鄭重指出：由於劉鄧兩匪已在自我批評中承認他們的錯誤，現在應該找出途徑使他們能重新遵循正確的方向，而不要經由大字報提出他們的問題（見中央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東京專電）。

第二、毛匪授意已系幹部不要鬥爭周匪恩來：最近北平的紅衛兵曾貼出大字報要「燒死周恩來」，同日，紅衛兵亦貼出大字報「支持周恩來」，予周匪支撐，隨後，並命令北平電報局將路透社駐北平特派員有關報導周恩來消息之電訊拒予拍發。

此外，僑國務院總理周匪恩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表示李富春等五個副總理都是辛勤地在第一線工作，警告「紅衛兵」勿做得過火，不得把劉少奇、鄧小平強制拉出進行鬥爭……等講話，亦與當前共匪內部權力鬥爭以及與毛匪政策路線有關。

關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周恩來稱：「……我們當然必須徹底批評以劉、鄧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加以消滅，但是根據十一中全會的決定，這兩個人依然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今天本人在這裏是代表黨中央講話，所以在本人面前高叫打倒劉、鄧的口號，將使本人立場增加困難。作爲毛主席的領導中心，黨中央的中心，同時也是國民民主中心的中南海（中共中央及僑國務院所在地），曾經數度遭受北京學生的包圍侵入。他們的目的是在什麼地方呢？不消說，他們要把劉、鄧兩人拉出來，進行鬥爭。但是毛主席是不贊成把人拉出進行鬥爭，因此命令本人，向各位勸導，不要有那種舉動。」

關於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謝富治五個副總理，都是不辭勞苦在第一線工作，担任科學委員會主任的聶榮臻副總理，也是一樣。他們雖然一度犯有錯誤，執行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但是他們會批評前北京市長彭真，同時在十一中全會時，也支持毛林路線的立場，所以要使他們作自我批評，必須先有充分的準備，諸位從早到晚，在中南海附近喧罵叫嚷，使得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及在他領導下的同志，不能安心工作。過去數次發生示威隊伍闖入中南海門內的事件，我們在工人文化官派有招待人員數百人，接受諸位提

出的要求，無論什麼事情，我們決負責處理」（以上俱見中央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東京時事電）。

根據上述各項報導，足見共匪內部的權力鬥爭，業已發生嚴重變化，顯示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業已趨向分裂。

毛匪一向執於權勢，眼見林彪勢力凌駕其上，將使其本身權力和地位發生動搖，於是不能不對林彪嚴加戒備，以求自保。因之，乃先從削弱林匪黨羽入手，同時擢升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陳伯達、康生、江青分居要津，組成一個堅強領導中心。徐、聶、葉三匪均具「元帥」頭銜，毛匪賦予重用，實是期望彼等對匪軍發生重大影響作用，爭取匪軍支持毛匪，並以削弱林彪軍事力量。在另一方面，毛匪又全力爭取周匪恩來，如其指示周匪曉諭「紅衛兵」不要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作人身鬥爭，以及周匪力爲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謝富治、聶榮臻六個副總理辯護，均係毛匪對林彪戒備之有力部署。

關於毛、林形將分裂鬥爭，台北中央日報一月九日社論「如火燎原的反毛反共鬥爭」一文，亦持同樣看法：該文內稱：「……這一大混亂，必然是有人在故意製造，很可能不是旁人，就是毛賊和林匪自己，因爲毛林之間也開始了鬥爭。毛賊再也看不到一個自己的親信，再也不相信任何的匪首，尤其是不相信擁兵自重的林匪，因此，他對任何人，都要利用紅衛兵去攻擊，要賊蔣江青出來講話。這不是毛匪力量的表現，這是毛匪暴露了他所有的弱點。反之林匪則迫不及待，急欲取得名符其實的領導權，他要推翻劉少奇鄧小平，他更不能不加緊剪除毛賊的羽翼，以免再蹈劉鄧的覆轍。今天的毛共，黨政都失去了重心，誰也不能代表「中央」，誰也不是核心，因此成了互相整肅的大混亂」。這一提示，與最近共匪內部鬥爭作一對照，完全吻合。

毛林之間的暗鬥，現時方告開始，我們固須時刻掌握匪偽動亂資料，尤須密切注意其發展，從而充分加以利用。時至今日，不管毛林對劉鄧的鬥爭或是毛匪與林彪的趨向分裂與衝突的發展如何，其鬥爭幅度愈大，則是共匪內鬨益深，對於吾人反攻復國前途，實是大爲有利。（完）